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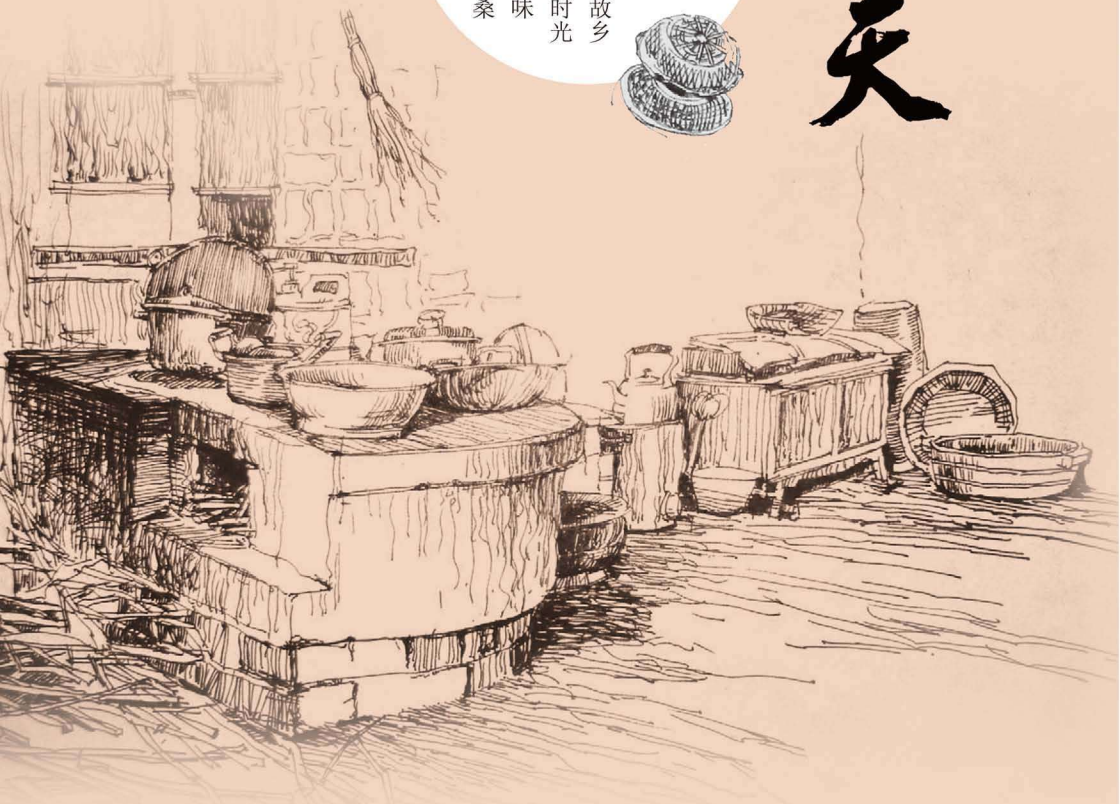
「散文集」

空碗朝天

张金凤 / 著



纸上抵达，回不去的故乡
情感回归，挽不住的时光
锅碗瓢盆吟苍生百味
空碗朝天载人世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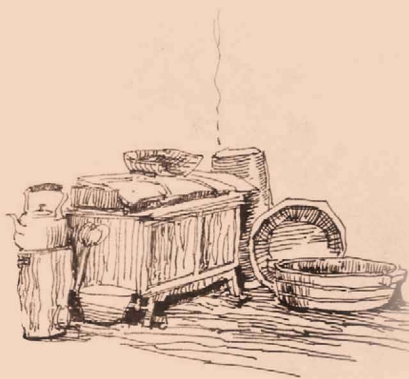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张金凤，青岛胶州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诗刊》《滇池》《青海湖》《四川文学》《青岛文学》《杂文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散文、诗歌百余万字。散文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多次入选《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散文曾获孙犁散文奖、林非散文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纪念汤显祖散文奖等全国大赛奖项二十多次。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有关农村慢生活的哲理性散文集，从乡村的农作物、禽畜、风俗等多层面多角度展现了乡村特有的无法复制的生活场景。作者不仅勾勒了岁月，铭刻了宏大的人生感悟，还倾诉了浓浓的乡愁。

出 版 人：王昕朋
总 监 制：朱艳华
责任编辑：肖凤超
封面设计：淡晓库



一幅农耕文明的风物画
一首乡村岁月的游吟诗
一曲缠绵乡愁的咏叹调
一串生活智慧的琥珀链

张金凤的散文，善于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入手，写生命与人生，写世事沧桑与人间冷暖，写真与假、丑与恶的甄别与人生的选择。朴实真诚，见解独特，启迪心智。

——杨晓升（作家，《北京文学》社长）

金凤的散文构思精妙，切口看似很小，但内在容涵却十分丰富，乡村的变迁，人性的良善，大地的收成，星月的梦幻，劳作的辛苦，追求的坚韧……乡野故园的万千风情，经由朴实生动而又灵性斐然的文字鲜活绽放，读得人眼角潮湿心亦潮湿。

——李掖平（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著名评论家，茅奖鲁奖评委）



E政通



专家库



研究网



微信公众号



官网

上架建议:文学·散文

ISBN 978-7-5171-22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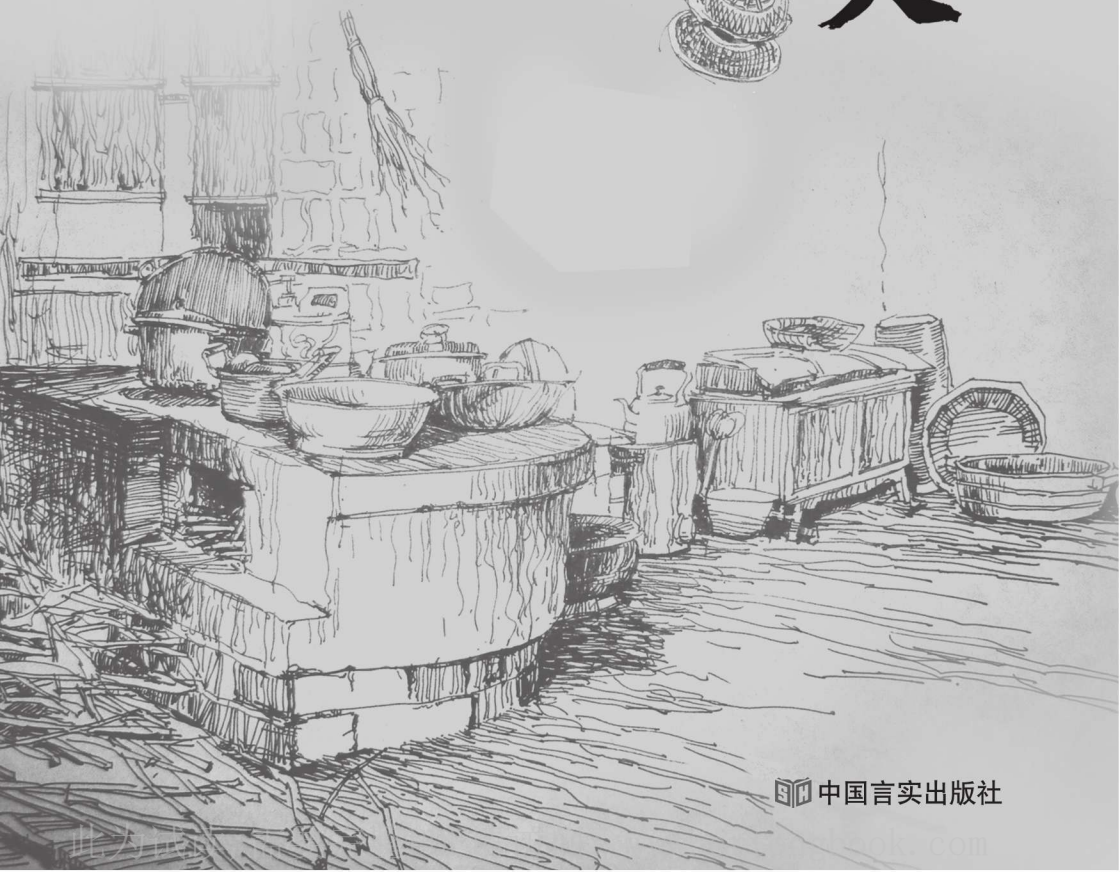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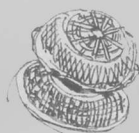
9 787517 112246 3 >

定价：32.00元

散文集

空碗朝天

张金凤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www.cn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碗朝天 / 张金凤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71-2246-3

I. ①空…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2270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肖凤超
封面设计: 淡晓库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9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171-2246-3

空
碗
朝
天

目
录

第一章 屋檐下，炕头吟，烟火成诗 ... 1

锅灶 ... 3

瓢里春秋 ... 10

家门 ... 17

空碗朝天 ... 27

老炕 ... 35

瓦罐 ... 44

深夜一盏灯 ... 50

火盆 ... 56

壶中日月 ... 64

风箱轻语 ... 73

窗上流年 ... 79



第二章 农具歌，慢生活，乡俗生暖 ... 87

墙上的镰刀	... 89
簸箕	... 94
乡间一片瓦	... 102
福棚罩福	... 107
犁尖开花	... 112
十字大街	... 118
烟袋风流	... 127
地头饭	... 132
屋檐下	... 140
麦场上的战斗	... 145
盖垫	... 152



第三章 草木歌，精灵舞，大地生香 ... 157

胡麻的天空 ... 159

风吹青纱帐 ... 167

端坐如佛 ... 172

墙上花开 ... 189

村庄里的树 ... 199

天下太平 ... 207

花草相依 ... 217

鼠辈的江湖 ... 227

平原狼踪 ... 246

黄精灵 ... 255

猫千岁 ... 262

斗虱记 ... 268

出家的猪 ... 275



空
碗
朝
天

|

第一章

|

屋檐下，炕头吟，烟火成诗

锅灶

锅在民间是生存的象征。

锅，一口圆圆的黑铁，镶嵌在农家的灶上，一日三时燃起柴草，释放出袅娜的炊烟，这家农户就充满安详，这样的村庄就静谧和谐。相验一口生铁锅是不是好锅，要用石块敲一敲它的边沿和底部，听听它发出的声响是清脆还是浑浊，是均匀流畅的和声还是生涩拥堵的断流。一口锅是一家人长久的日子，需要对上眼光：听起来顺耳，摸起来亲切。买上一口顺眼顺心的锅，日子无论贫富都从容舒心。锅被庄严地买回来，端坐在虚位以待的灶口，主人用细泥均匀涂抹镶嵌，就开始了细密悠长的日子。新锅是生涩的，需要养，要用一块新鲜猪皮反复擦抹。这擦抹似乎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又仿佛是神秘的开光。油腻赋予它灵魂，唤醒了它的使命，它由一块冷冰的铁，变成了这户人家荣辱与共的伙计，开始了贫贱相依的日子。黄刺刺的铁锈变成养眼的纯铁，泛着黑亮，透着昂扬，养育着一家的嘴巴、个头和精气神。

锅，承载着丰年的满足，也忍耐着荒年的饥馑。无论清汤薄水、粗米野菜，还是白膜猪肉，顿顿油锅吱吱啦啦地响，一口锅，只要一日三餐地蒸煮，就有生机。锅铲一次次铲掉水锈、锅巴，炊帚一圈圈抹去积渍、浮尘，这口锅就可以尊严地伴随生生不息的日子。锅最怕闲下来，几日不用，锅底就泛上铁锈，生涩的生活滋味欲说还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谁家的铁锅没有一波三折的故事呢？那一年，锅被揭走了，灶那黑乎乎的大口惊恐地张着，是乡下人的巨大伤疤，一直没有结痂，就那样在心头疼着，问着。没有锅的日子，家家对未来没了底，人人对生活目瞪口呆。

锅里是寻常饭菜，锅下是安详的灶火，氤氲着柴草的气息。煮地瓜，贴饼子，一个时代永不变样的饭食。一个黑陶土烧制的汤罐稳稳地镇守在锅底中央，洗一圈地瓜，切一盆白菜炖上。锅底火起，毕毕剥剥，火苗飘闪，锅底就开始飘出歌声：咕嘟，咕嘟，那是烧锅水的激情被点燃，在吟唱餐食的进程。锅沿处从锅盖缝隙里透出丝丝缕缕的热气，锅热了，是贴饼子的时候，乡下人自创的歇后语说：热锅贴饼子——好。锅冷，生面饼子是贴不住的，会滑到锅底，跟地瓜依偎在一起，化成奇形怪状的饼子。只有锅热了，软乎乎的饼子才会牢牢地抓住硬的锅铁，贴在哪里就在哪里扎根，中规中矩，绝不走形变节。

锅口的裙裾是锅台，即锅沿外四四方方的土台子。方中镶圆，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圆圆满满，古朴的乡村生活，举手投足间都是朴素的生活哲理。锅台的一角是放置汤罐的，一顿饭炖一罐开水，清锅后，汤罐就镇守在锅台一角，方便人取水饮用。汤罐里有汤勺，一般是铝铁小勺，汤罐顶上盖着水瓢，因为这湿漉漉的家什放在别处不妥帖，汤罐更需要一个盖子，以免屋顶落灰或者失足的促织、

蜘蛛掉进水里。靠锅门脸的锅台两个角通常空着，只有在开锅端饭的时候，用来放盛饭的盘和盆子。一盆炖热菜从锅底起出来，也需要在锅台上短暂停留，散散热，包层手巾防烫手，再小心地端到餐桌上。

锅台下就是黑洞洞的灶口。锅的责任，煎炒烹炸，蒸饭煮汤；灶的使命就是烟熏火燎，在最体面的锅底下做着最脏最累的琐碎活计。锅与灶唇齿相依，灶总是黑头黑脸地为锅里的三餐吞吐着碎草柴火，干索的草它痛痛快快地吞咽，雨季的湿草它也得如鲠在喉地艰难咀嚼。天朗气清的时候，一根烟囱柱子直指苍穹，灶底火燃得呼呼有声。阴霾湿重的天气，满灶屋返烟，人们就骂着，这个锅头不好烧！灶听了，憋不住，一滴委屈的泪滑下来，呛得站着贴饼子的女人咳尿了裤子。

鸡鸣里，女人打开柴门，第一件事就是挎进筐子掏锅底灰，掏出昨天一天的柴草烧下的余烬，将灶腾空。一阵轻烟升腾，灶口火着了，火舌贴着锅的大肚子，慢慢把它煨热，烧沸，直到锅底咕嘟嘟地沸腾起一曲交响乐，锅盖处突突地冒出洁白的蒸气。锅底是个大肚子将军，黑洞洞的，年久积灰，摸一把锅底灰，可以疗治小小的皮疮和疖子，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锅底灰更是最好的掩护，多少女人仰仗几把锅底灰逃脱恶狼的眼睛。

灶火是直通炕的。炕洞里虽有山路十八弯似的机关，烟却如淙淙溪流，总能绕过盘曲的石缝一路流转，抵达烟囱，放逐天际。灶洞俗称锅头，是锅的首脑还是炊烟的源头？

锅头驻扎着一方神灵。锅头的外脸，火苗蹿出来的地方叫锅眉爷爷，就是灶王爷的所在。乡下人对灶王爷非常敬畏，平日教导小孩子不要去动锅门脸，烧火的时候不能用烧火棍戳锅门脸，小孩子

通常是忍不住烧火的寂寞，容易拿火棍到处乱戳的。母亲会教导说，那是灶王爷的额头，戳了就是对神灵的大不敬。敬畏神灵，是乡下文化里多么厚重的一笔啊。家里倘若讨来只狗仔猫仔，也要拜灶王爷。女人提着狗仔的前肢腾空拎起，对准灶门有节奏地悠荡着，一边还要念叨拜灶王的拜辞：拜灶王，拜灶王，拉屎尿尿靠南墙。据说举行了这一仪式后，那猫儿狗儿就得了灶王的神示，懂得大小便找旮旯，不会弄得院子里到处粪便。

灶王爷是上天派下来的监督员呢。一年忙下来，小年到了，腊月廿三辞灶，要给灶王爷备上骏马，以清水饮之，黄豆喂饱。还要请求灶王在天上美言一家的事务，并带回一家平安的来年运势和五谷丰登的丰收图景。拜辞曰：灶王爷爷上天堂，少带（回）是非，多带（回）五谷杂粮。而且还要给灶王爷吃糖瓜，企图贿赂灶王，或者不叫他多说话，用黏糊糊的糖瓜粘住他的嘴。

锅头有个相好是风箱。风箱有个吹气的凸嘴，锅灶留有一个凹洞，如此天作之合，锅灶和风箱就亲亲热热地过起了日子。天高云淡的时节，地气上升，一顿平常饭是很少用到风箱的。蒸馒头、下饺子，需要急火的时候，在灶洞里填上满满的柴，风箱“咕哒、咕哒”紧拉几下，火苗就呼呼蹿起来，锅就很快沸腾了。锅洞的左边是风箱，左手拉风箱右手添柴草是最合适的。锅头的右边也留有一块风箱大小的地方，上与锅台平齐，这个长方体的洞俗称锅洞子。如此简单的锅洞子用途却是极大的。连绵雨季，草垛浸泡在无休止的雨丝里，妇女钻进草垛深处，好容易抠出一提篮草，谁知道草垛却是漏的，不知是鸡的刨抓，还是老鼠的洞穿，总之掏出的是水淋淋的霉烂的懊糟的草。湿草生烟，一顿饭烟呛火燎，满屋三间的生烟味。有心的女人，常常是晴天就在院角晒些干草，是最易燃的麦稷草之类的，

趁着干爽储藏进锅洞子，雨天做引火使用。过年的时候，平原地区的年夜饺子一般是用豆秸草煮，因为豆秸的草燃起热量最猛，饺子下锅后需要急火，火越急便越容易煮得完整无损。那豆秸草是要提前晒好存进锅洞的。春天，老母鸡咕咕地叫，耷拉着翅膀到处找地方趴窝。女人说，鸡要抱窝了，赶紧找些“准蛋”，将锅洞用软草铺好，摆上“准蛋”，把老母鸡抱进来。那四处找窝，一腔母爱无处发泄的母鸡，就安安稳稳地在锅洞里实施它的育婴大计。母鸡几乎是一天到晚趴在锅洞里，一碗清水和一碟苞米粒就使它更安稳。一段时日之后，老母鸡就咕咕唤着，将一团团毛茸茸的鸡仔带出来，它们在院子里散步，在草垛根刨食草籽、谷粒和小虫，进进出出，锅洞，成了鸡仔的摇篮和家。当童年的我蹲在锅洞前给抱窝的母鸡添水加食的时候，颇有神圣感，而此时，作为一家出出入入的鸡族的庇护，锅洞也有了空前的神圣光环。

锅洞上方与锅台齐平的部分可以看作是锅台的延续，也是一个重要的场地，锅盖掀起来的时候，就是站立在这个平台上，这个位置被称作锅后。一口锅要体面地遮掩，做餐时盖上锅盖，饭好了揭开锅盖。锅盖下是一家人眼巴巴的期盼，锅盖揭开的时候，一切昭然，那是一锅满满当当热气腾腾的好日子，还是半锅干干瘪瘪的饥谨，锅盖来揭开这个谜底。倘若一户人家贫困之极，就说是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每日晚饭后，女人要将锅刷净抹干，用锅盖盖住了，用压锅石头压住了，谁知道锅一开口又会有怎样的祸端？那年月，锅和人一样成了哑巴。张开口的锅，夜里保不准会经过蝎子、蜘蛛还是香大姐，谁知道一口滑溜溜的锅底，会不会成为老鼠的滑冰场，促织们的音乐厅？总之，一顶锅盖盖过锅的头颅，那用胡黍长挺秆穿缝起来的，圆圆的盖顶，是锅的尊严，严丝合缝，镇守着干净体

面的食钵。

锅后，就是锅盖顶的后面，是存放篦梁叉、篦子、锅铲子的地方，也是放置盐坛子的地方，还放置着一件重要的灶具：铁勺子。铁勺子是一个微型炒锅，一个粗黑大碗的碗口大小的浅浅平底铁勺。铁勺子常常是为小孩子服务的。在燃烧的灶火上燎烤片刻，滴上几滴菜油，搅动点面糊，给孩子烙一张微型的油饼。有时候给咳嗽的孩子炒一个鸡蛋。这些都是在铁勺子里完成的，铁勺子的快捷，省油省火，很受缺衣短食的庄户人喜欢。抓一把花生米，在铁勺里炒熟，是慰劳那劳累的男人，给他做的下酒菜。夜里孩子一踢腿，脚指头爬上窗台，踹破了封窗纸。不讲究的人家，吃饭的时候，从孩子的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用过的纸，拿吃完的地瓜蒂把，用仅存的地瓜糍抹抹，糊上雪白的窗，给它留下一个黄乎乎的丑陋补丁。讲究的人家，用铁勺子少少地烫点糍糊，补丁也裁得四四方方，仔细地比量着，给窗户一个体面的补偿。父亲最喜欢用铁勺子在将熄的灶火上烤小干鱼，那种叫柳叶鱼的甜晒小鱼，不足一拃长，燎烤片刻，散发出鲜美的气味，馋得邻居家的猫蹲在墙头上“哇哇”大叫。

女人守在锅头口，一手轻轻搭在风箱上，时不时轻拉几下，风箱的小舌头就调皮地秃噜几下。她眼睛盯着跳动的火苗听着毕毕剥剥的燃烧，思绪就绵软下来，少女的时光，岁月里的片段，或许就在这个时候再度闪现。忽然“刺啦”一声，水滴落在火里的声音。女人的思绪被拉回来，一道湿湿的裂纹在锅底的某个部位出现，一大滴水珠，像谁委屈的眼泪，憋着憋着就憋不住地落下来，火苗被打得一个趔趄，“哧”的一声响过，低下去，又慢慢长上来。又有一颗水珠慢慢在裂痕处凝结。女人从容地将灶前的柴草烧尽，将满锅的青涩煮得芬芳四溢，只在吃饭的时候，仿佛是对男人说，又好像